增訂全塲羣書備考目錄卷之四

禮樂　律呂
郊祀　耤田
謚法　學校
科舉　氏族
兵制　兵法
民兵　軍器
舟師　車戰
城塞

九邊總圖　九邊總考
遼東地圖　遼東考
薊州圖考　宣府圖考
大同圖考　三關考
榆林圖考　寧夏圖考
固原圖考　甘肅圖考
沿海防倭圖　備倭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四

古吳袁　黄坤儀甫著　袁　儼若思甫註

西湖　洪吉臣載之甫　沈昌世伯文甫增

張　墉石宗甫　閱　徐行敏幼會甫訂

禮樂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

三代而下治出於三而禮樂爲虛名太史公曰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家語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太史公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 已上集羣書

皇古以來庖犧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歌扶捸斲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袞冕垂衣裳以象天地聽鳳凰造律呂以候氣應堯薦玉而作大章舜頌瑞而作韶簡禹

敎士而作大夏湯黼冔而作大濩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以六樂防萬民之情故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皆所以明有制也秦尚律法遂失其舊自夫叔孫通禮行而後昭穆疑於劉歆讖緯惑於曹氏明堂亂於王制太學紊於奉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顯慶禮韋公肅之新閣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不足言矣陳祥道之禮書盧多遜之纂義賈昌朝之新禮尹師魯之像器宋之禮不足言矣而況魏之裁定朝儀晉之削除乖謬梁之裁

定大典隋之著述五禮也哉自夫叔孫之樂行而後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謳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河間所獻之雅漢之所謂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二部之音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謂樂者非矣和峴講求節奏李照刪定樂書楊劉范馬之議靜高景安之名宋之所謂樂者非矣而況宋氏之永歌梁氏之雅樂陳氏之部舞隋氏之大夏也哉已上事蹟考

大禮不作大樂不興雖程張朱子不能無進退而折衷

於吳澄之儀禮司馬蜀公不能無牽合而折衷於元定之新書然議者猶病其瑣碎因襲非天地自然之理非聖人制作之意則禮樂之在今日必有可言者已上私評

聖人制作之意則禮樂之在今日必有可言者許己上私

之辭言然議者猶病其與時周異非天地自然之理非

於吳澄之儀禮司馬溫公之能無牽合而折衷於元定

律呂

書曰同律度量衡王充曰師曠奏白雪之歌雷霆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

劉傑議樂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濫及數律

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聲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依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

姜夔大樂議曰韶與大樂多用大晟所造三鐘三磬未必相應笙竽琴瑟未必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聲

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皷簫之聲。匏竹土聲。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識古人槁木貫珠之意。

丘瓊山曰後世之樂皆用夷用俗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鹿鳴關雎等十二篇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協以律呂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今淸宮淸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今元以來所謂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誠即今世所用之樂今日所歌之詞度其腔調依俗法之所謂依換尋古調之所謂抑揚然後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元晦之通解鐘

律依其法按其數而講究之藥石布灰如其候氣之法多截竹爲管以求黃鐘之聲庶幾樂可作而聲律均調也。已上集覽書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至於季冬殺氣相併而尚宮。兵書云凡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急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徵則將急軍勞羽則兵弱少威焉。漢武帝時張倉始定音律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房十二律之外又以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呂此京生六十律之說也。魏武帝時杜

夔精識音韻而荀勗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合因更造十二笛以求元聲笛具五音皆各用蕤賓林鐘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跡密所宜以正六律阮咸又病其聲高論者謂勗爲暗解咸爲神解咸嘗譏勗樂聲高近哀勗忌而出之後有田夫得周玉尺勗以較已所定鐘律皆短卻一米以此服咸之妙而和牛鐸於趙人荀勗所牛鐸而知其可以和聲與合玉尺於巴夫者其優劣易見也錢樂之沈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免於附會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又不免於見阻之恨京房作准形如瑟十三弦隱間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

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仲儒又曰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調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太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商殺角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立房書中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今復以中呂爲宮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繇得諧是以數百年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鍾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八十四調之非猶仍舊習變宮變徵不得爲調本該六十調萬寶常增爲八十四非也玄宗霓裳羽衣雖云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

巢之亂工器俱亾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鐘編磬徒懸而已至宋李照斥王朴之非而均節講求不辨鑄工之路周顯宗時王朴定律宋初因之大祖病其聲太高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樂始和暘仁宗朝李照言朴樂高古五律擊黃鐘才應仲呂擊夾鐘才應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遂改鑄之而新聲極下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斤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辨 范鎮主房庶之說而律書刪定不知積黍之訛初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二分而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則太短房庶盡闢縱橫之說以千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折之以爲黃鐘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庶自言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

鍾之長以千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寸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本脫之起等八字故累黍有差也范鎮主之歐陽力辨其誤云劉義叟知帝疾於鐘聲有先知之哲也初王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瑗後改正其紐而聲反不和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後果然魏漢津求帝指以起算殆謟佞之尤乎漢津謂帝以身爲度求徽宗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造樂謂之大晟樂頒天下蔡季通作律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細推之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因淮南索隱以明九分爲寸之法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以九起數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

分九分爲寸黄鍾十二辰之歴如子一爲黄鍾之律以三歴之三其一爲丑三其九爲寅三其二十七爲卯歴而至于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黄鍾之實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

因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半聲之殊。

黄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如黄鍾九寸則四寸半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吕上生黄鍾不及九寸只八寸有奇又生十二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聲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然變律止于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黄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吕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因孔氏以明變宫變徵之不調。

五聲宫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

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謂之變宮左氏所謂七音前漢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得爲調 其用功亦勤矣。

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書。取三寸九分爲黃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 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書黃帝令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升陽漸益至蕤賓而極九寸之長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其損益當以九分爲率惟十二月之太蔟則陽猶未盛只益六分六月林鍾陰猶未盛只損六分 以太極陰陽五行。繇一以生二。繇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淸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於仲宮之失矣。以子午爲經十律爲緯左

右對待得一百二十分各以正三分所謂隔八相生者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也以正徵言而無往而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喉舌齒脣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證矣范永鑾曾進其書於　朝而未見施用豈司律者難其人耶已上事蹟考

季札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極隆師曠聞濮上之音而知衞國之必削王令言聞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之不返以宮聲往而不返知之也李嗣聞寶慶曲而知高宗父子之不和以宮商不和驗之也甚矣樂之有通于政也叔季視爲末務

而古樂盡亾。雅聲不見於天下。今欲復之誠有難乎爲力者。竊嘗推之。京房傳焦延壽之術而推衍六十律。誠有補于正律之不及也。然强合還宮之數。淸聲取之太多。如依行包育謙待等律。極其噍殺爲成音曲。左氏所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定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有所發明矣。而還宮之論。尚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之也。今黃鍾五調。皆以本音姑洗林南應六聲。謂之一調可也。而何五之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

聲似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經史豈樂終不可作哉大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音之中猶缺匏土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褁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尚不備況其他乎今日之工則太常賤流苟占樂籍而舞列但取黃冠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國門之外敎習無素宮商莫諳擊金石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沾滯迭奏則發聲不屬尚何望其樂之能正哉已上私評

郊祀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日月風雨霜雪爲六宗又星從日。辰從月。雷從風。雲從雨。露從霜。冰從雪。望于山川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偏于羣神寒暑五行之帝。而祀典始于此矣然上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其後秦祠白帝。秦襄作西畤祠白帝其子孫遂併青黃赤而祀之。漢高祠黑帝。漢文祠渭陽五帝。用新垣平言始親祠而三代之禮無復存矣。武帝初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本于周而所用則方士之說也。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郊天配祖之禮。光武置郊兆于雒陽。

采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始合祭天地而以高帝配祀。古制稍復唐玄宗合祭天地于南郊。先郊三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宋人因之。先郊一日。薦享上清昭應宮景靈宮。先儒以爲瀆亂不經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然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賚賜。故三歲一郊。我 聖祖初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祭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 以爲人主事天

如子事父母同牢而食復為合祭之禮其為壇于南郊且作大祀殿於壇之上合古泰壇明堂而一之冬至郊祀后稷以配天季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太祖合之為一以仁祖配列聖相承皆以太祖成祖配以正月行禮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䕃補賜賚一切革去其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并諸從饗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蓋復有虞之制于四千餘載之後矣迨　世宗大釐祀典主給事中夏言議從周官是時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鋐中允廖道南編修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千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韜

魏校。編修徐階等二百六十人。時諸等。闢分祀甚力。且
詆周官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言復疏申議以爲
分祭亦　太祖之初制。且近　旨科場必以周禮策士
不問籍有奏止籍修大明會典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
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提周禮天官冢宰之文。獨議郊顧
以爲非經哉輔臣璁度不能難。以災旱爲變國力方詘
請需後。言卽當度建壇丘造陶匏之費。計不過萬金。請
以身行當其事。不以爲國費　上大喜。璁三疏爭。皆留
中。自是言以郊議稱　旨擢翰
學寺以禮尚書入閣爲孤卿。　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
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饗作方
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并
陵寢諸山從與饗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　國初時用言
議。南北二郊。露祭于壇奉　大祖高皇帝配。仍于歲首
祀上帝大祀殿。奉　文皇帝配。用祈穀。又以季秋明堂

祀未舉即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薦大號
于天稱皇天上帝奉　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天之文
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至圜丘奏之六變以祀
天神以函鍾爲宮夏至方澤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必冬
夏至而十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
鍾而謂之圜者圓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
之宮也林鍾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于
坤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
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
此而衆吻遂輟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

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尚書舜禹受命亦先繫以月正而後云類於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天之運而又以陰屬地蓋傳訛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匹也禮運篇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謂之殽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自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與上下之相攝而神與迹之轉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地之勾萌甲拆岳峙水流皆氣爲之則皆天攝之也如

人身之有軀殼有神氣竝言之可耳而直析爲二使若胡越之不相蹤而蒼素之难共豈理也哉謂合祀者何以異此王莽行之謂之僭而後王斟酌而因之又謂之洽蘇長公等言之謂之鑿而左傳稱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又謂之誣頌昊天有成命祀地之詩也而歌夫得非竝祭而歌之乎武成庚戌柴望柴以祭天望以祭地一日竝祀必非馳騖南北郊也而議者成見于定堅不可破詩書所記亦爲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軍興變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望秩又何說焉況古者郊禮其

席槀秸其器陶匏貴誠上質以合天地之易簡必不辛
甲異兆南北異方爲此紛紛也議者但據周禮以格諸
家耳夫周禮晚出先儒以爲王道之極而或以爲附會
之書嘻嘻不定吾固不敢盡指爲三墳之續白魚赤烏
之誕然體國經野而外必有附會者參焉吾即以周禮
駁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証諸虞夏則寅之朔非子之
朔周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爲一陽潛復乎觀此
則周禮斷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疑不待反覆
窮詰而明也况先夏後冬地先天食暑月躬祀侍衛困

蜀人情事勢亦格而不可奈何株守一說信簡冊而不
核其理哉

拔其理哉。

噫。八閫事業亦將而不可。奈何林守一說什諧趾而止

籍田

周禮甸師掌王藉者也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忘孝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藉田以教諸侯之孝成王之于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躬戾止況藉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辨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藉田可知矣至漢文開藉躬耕賜三輔穀種孝

昭耕于鉤盾弄田晉武御木軺于洛北宋文班州縣以備禮隋立啓夏之壇唐開于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盡隴高宗以農器在樸素命撤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真宗令貢舉陪輿皆不過餙觀後譽巳耳豈真有重農之心哉我 太祖初即位即從御史尋適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耤田享先農配以 仁祖是年免南畿山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

敬皇帝耕耤還 宮順天府率引上中下等農夫十八

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 肅皇帝續定祈穀之禮。以仲春上戊祭 社稷先農。又令以藉田舊地。撥壇丁耕種。此 列聖成憲。豈非萬世之令矩哉。

揆諸丁卯稱壯　列聖成憲豈非萬世之令年哉。

禁之禮以仲春上亥祭　而躬先農之文今以籍田首遒。

則本舊志特非典禮者其有守以爲永　高皇帝欽定祇

謚法

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其實也表記又曰死而謚今也古者死無爵死無謚郊特牲又曰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曲禮司馬遷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成於已名成於人白虎通曰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劉勰曰殷臣詠湯追稱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之闓后稷之烈繼述祖宗纂詩人之則也已上集羣書

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謚法曰周公謚法曰春秋謚法

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熙之書曰來奥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琛之書曰王彥威之書曰蘇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蘇洵之書皆取古謚法釋以己意而各爲之法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一事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公有興基之業甯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之武也有以一字槩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事

曰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實則曰文正非以程朱之不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非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昔賈充將沒憂謚而從子以爲是非莫掩充將沒自知負天下之罪而憂謚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公子莒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謚荒公帝不從吏謚曰武周札死後議謚而庭論互有異同明帝賜戴淵周顗等官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壼以爲札開門延敵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敦逆謀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国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敵事異賞均何以勸沮鄭義以貪鄙而謚宣也制詔得以揚其惡北魏鄭義貪黷

納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義難夙有文業。而治跡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徑違所典。敬宗以爽實而謚繆也。子孫無以訟其冤。袁思古議許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謚爲名與實爽曰繆。謚繆。且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以義不可奪。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謚以日食萬錢。奏謚曰繆。梁肅議楊綰之謚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元載交游。太常謚不當。梁肅曰。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文之義有六。若并責于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何哉。定禍亂之武。若以廢亂不稱其名。則臧孫而繼逆祀。不得以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以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忽其小節。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于知人。蘇瓌封謂阻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此魏蘇二公所以爲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獨孤及議呂

諲之諡。呂諲卒。獨孤及議諡曰肅。嚴郢駁益知以忠肅。及更議曰。諡法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求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寧俞之忠于其国。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也。三代以下。乃有二字之諡。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佐太平。其事業不一。于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忘身直諫近貞。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故曰貞褊。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則知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司馬光改夏竦之諡。初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諡文正。司馬光以竦不足以當此。改文莊。

韓維之議榮靈。陳執中卒。韓維議曰。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

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謚曰榮靈。　常秩之議文忠。歐陽脩卒。李淸臣爲謚議。公明于道德。見于文章。宜謚曰文。又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宜謚曰忠。言官之議京鏜。鏜卒。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劾之。　執政之議秦檜得失一時。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幽厲之謚。百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何邪。王文中孟貞曜之謚。而不免於愛人以禮之譏。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乃謂以待世天爵之君子。何邪。我　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甌襄武

默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文學陶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葢始於姚恭靖公廣孝胡文穆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黄忠肅之清銓曹薛文清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獄訟皆無忝其實者也。已上事蹟考

按唐宋謚議皆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羣臣得謚者皆出于 恩賜。但

人臣行實。九重未易周知。而請乞成風。有失古意。請自今以後。于法應謚者。許其子孫具行狀進呈。并稽查其歷年舉保之詞與糾劾之語。參定之。仍下本所學校取呈以考其鄉評。復下經任地方學校取呈以驗其行實。潛德尚可闡幽。何必京堂三品而後錫之謚乎。漢時尚有議武帝廟樂者。況人臣謚或爽實。年久論定之後又何難于駁正也。已上私評

學校

文王有聲之詩曰。鎬京辟雍。下句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魯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術當爲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每年來學也中猶間也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左傳曰。鄭人遊學校。以議執政之善否。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柳宗元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側不拒曲士。已上集羣書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國老東序庶老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國老右學庶老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國老東膠庶老虞庠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成其德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謂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于此祭之虞庠又謂之米廩蓋虞帝尚孝人以藏粢盛之委焉此其大略也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孝武從仲舒之言。按晉灼言西京無太學曲臺行曲礼此蓋論漢初之制及按三輔黃圖明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黃圖所載皆武帝制度則漢

未嘗無太學矣。因文翁之化復立郡學。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優爲之制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立爲學官弟子。富民至出錢以求之。文風遂振。武帝時令天下郡邑皆置學校官。實文翁[illegible]之也。其後成帝於國學弟子而增至三千。武帝弟子之員。僅止五十。昭帝所增亦止百人。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于是增員三千。歲餘復如故。哀帝于博士弟子而予寧三載。哀帝時。置博士弟子遇父母死子寧三年。馬端臨日。學校義理之士。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宜也。然漢之時居喪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三年喪。少能行者。錄是與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国家之制。指文帝遺詔所言也。宜方進爲相封侯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博士至哀帝始予寧。漢世風俗可駭異矣。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籩豆之典。迨明宗復

加潤色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

褒崇外戚。永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也。鴻都

門學多引賤人。鴻都門侯宮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門學私學也。初靈帝好學。自造羲皇篇五

十張。因引諸生能爲文者。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又多引無

行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雖或賜布匹。和帝賜博士弟子在學宮者布。人三匹。或繕學

宮。順帝繕大學。更開拓房屋。恩非不渥而西門自壞。桓帝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

言文德將衰。蘭臺私定。靈帝既誅黨人。高士多坐流廢。諸博上試甲乙科爭第高更相告訟。亦有

私行金貨。改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文日益頹。若王咸舉幡會者千數。

前漢王咸舉幡以救司隸鮑宣。會者千數。林宗唱義。從者三萬。黨錮傳。郭林宗爲唱。時太

學三萬人從之。公卿皆畏服議。則兩都興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漢末課試學生。凡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爲文學掌故。其已爲文學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已爲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高第，爲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

自魏迄隋，或隆或替，分爲四學。宋文帝元嘉中，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廢於國諱。齊高帝建和四年立国學，後帝崩，以国諱廢之。開學士館而王儉蒙榮。宋武帝立国學，王儉爲国子祭酒，詔儉開學士館，以聰明观四部書充之。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簡七十人而劉炫饑

死，隋文帝厭生徒多濫。簡留七十人。餘州縣學並廢。劉炫諫不聽。後因亂餓死。

逮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弘文館。置于門下省。曰崇文館。置于東宮。皆以宰相領之。其生徒皆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爲之。其學曰國子學。曰太學。亦以大臣子孫爲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庶人之俊秀者爲之。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習其業者爲之。

學文風頗振。屯營飛騎。亦肄業授經。諸夷酋長。亦遣子入學。貞觀之時如此。東脩之禮。行於皇嗣。中宗神龍二年。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國子太學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絹二疋。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陳三物于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學士亦然。

麗

正之院掌於宰相。開元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賓章等。或脩書。或侍講以展說掌之。

可謂盛矣然論堂之庭尽墾為圃三館之門復如論堂

學制果如是乎 舒元輿作国庠記云云 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久

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 李覯脩太學書云云且曰。至有博士助教犁鋤

其甚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饑 進學解 廣文先生猶嘆無氊

巾初玄宗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廣文館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修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杜甫贈虔詩日。少為四十年。坐客嘆無氊。

遷祭酒者謂散冗之地。 權德輿謂劉秩為祭酒置之散地

為助教者躬鋤犁之事。而官官魚朝

恩。反得判監事。初魚朝恩率六軍聽講乃學講經爲文儒能執筆。遽自謂才兼文武後以之判國子監事。常袞諫不聽。何其褻哉宋初增修國子監學。周太祖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爲之。仁宗時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之財不果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狹時太學實未嘗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熙寧四年鄧綰言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于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即無容足之地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古學嘗置三舍之法。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小

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時有緡錢之賜。仁宗詔歲賜緡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呈課息錢之類以爲學費。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胡文定其風可想也然生徒毀政孰明蘊頌之心。蘊頌字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爲非。任優等。蘊瘞密寫以示曾布。布怒謂官號曰君爲諫官兆監當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論學官。追逮踰年遽起虞蕃之獄。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偏曲于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非蕃所言者皆得寬治于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季長受學生竹簟陶器削職。餘貶罰有差。月書季考悉爲靡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他如律學。熙寧六年置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算學。崇寧三年立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

小經。願占大經者聽。漢氏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
制。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兖鄒荆三公配享。十哲從祀而
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于兩廊。加賜五等之爵。于
是張邦昌定以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
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十偃禆竈甘德石申鮮于妄
人耿壽昌夏侯勝郭璞何承天等二十八人封伯。鄧平
管輅等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等九人
封男。考其差等。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于男
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
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後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書學。篆隸
草三體。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
書仍兼通論孟義願古大經者聽。畫學。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
屋木。以說文爾雅名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
篆字著音訓。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處之。醫學。爲三科以
教諸生。有方脈科。鍼科瘍科。方脈以素問
難經脈決爲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爲小經。小學。即童科。之
類又何足言也哉。已上事蹟考

學校者。國家所以育英才者也。上而輦轂王畿。下而倡導風俗。皆繇此出。士之游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我 太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乙巳歲也。在內德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可謂重其事矣。然所學者皆無用之文。所講者皆干澤之事。而其應上之虛文。又皆不能克盡。如經義表判論策之詞。率皆綴拾緒餘。略無心得。以經義言之。不攻體貼。專尚浮詞。逐靡鬬華。自誇高調。而凡所引用。漠然不知來歷。以表

判言之抄成四六顛倒鋪塡或誤記而錯用或妄用下
強排以之陳情達意問刑擬罪無一相干論者所以發
揮義理論列事情者也今則陳言塞白輳合成文策者
所以折經史陳世務者也今則摘定名目抄成活套一
遇考試不對其所問而對其所不問略過本題含糊遷
就謂之淩駕問荅之體固如是乎竊意此皆繇 朝廷
不重教官之職故無以振作士風蓋今日教官多是歲
貢挨撥而歲貢之條凡生員一食廩惟計年之久近年
滿赴選又限以資格故加意作興者少而蕪湖之風不

復見也愚按生員食廩係于憲臣之一考一時偶得豈盡賢才奈何輕授以師儒之重任哉意欲將民間俊秀通一經者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廣生比廩生倍多其額試通三經四經者補廩膳生試通五經者送入監一年一試毋得弛廢如浙江一省限貢生四五十員此縣不足足以他處如人才果乏不必求備也到監當厚其廩給當華援例之月米給之仍遵太祖積分之例注官洪武十六年定生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史

策及判語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監肄業此舊制也儀擬選貢如家君之說則通五經入監者當即居率性堂食厚廩積分積分滿當注官而未願入仕仍聽應試其餘諸堂不食廩不積分援例之士居之有能漸通五經亦與陞六既注官仍聽科舉雖數年陞轉之後亦不禁惟以非禮去官始禁之不拘入官未入官能以五經中鄉會試者選府教授家君嘗建議欲重府學凡廩膳生通四經以上者繫名府籍不屬縣學其通三經以下則輪班到府稽查勤惰凡州縣學官則皆聽府教諭糾察如知府之于縣官其州學正縣學教諭等以通四經以下科目出身者選為之三年政成上者又補翰林次者補郎屬又次者補有司政未成六年再考

之稱職依次陞八六年未成六年再考之稱職則陞不稱則或黜調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濫進餘過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不拘教職京職及雜職能復就試以五經中式亦聽備翰林之選兩京外藩督學之臣即于翰林差出未經差者不得入經筵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知向風矣按歲貢擬未能行五經之制猶當倣太學積分之法行之每一分準一年以此挨算庶于限年之中不失激勸之意

○已上汎評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一分準一千以此核算應于歲終之中

[illegible]未進行五經之制道當徵大學[illegible]之

[illegible]此則教官之勸重皆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士節向

[illegible]講習學之臣即于翰林差由果經筵者不得入經筵

[illegible]雜職能復就試以五經中未亦聽備翰林之選而京

[illegible]進修習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未拘教職京職

[illegible]則政躋講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

[illegible]歷仕次歷人六年未成六年再考之拜職則陳不

科舉

周禮王制曰命鄉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之也]司徒升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謂俊]之升於司徒者不征[征謂徭役]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韓子進學解曰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朱子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

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亾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缺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以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以周禮儀禮二戴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以春秋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唐人優明經而劣進士故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歐陽重進士而輕經生故曰焚香迎進士徹幕待諸生

已上集羣書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賓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賢良極諫之科始于漢文之十五年郡國孝廉之舉始于元光（武帝）之元年孝宣因地震而舉文學此蓄異舉士之始也召信臣以明經爲郎此經學甲科之始也舉士古無常時而光武始有歲舉之制（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用人初不限歲而順帝始有限年之條（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草奏）對策與射策不同（射者設爲難問疑義不使彰顯使人隨其所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等皆以是進也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以所對文辭定高下董仲舒公孫弘等皆以是進也）秀才與茂才無異（名本）

秀才避光武諱故改茂才漢之科目。大槩然也。隋置進士科。唐興因之。又有秀才明經明法書篡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玄宗而移試禮部。開元中李昂王試深惡請托者。昂外舅薦李權。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復不遜。昂訴于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廷對之試。前未有也。自武后而親試殿前。設衛棘圍。則自楊浚而立。開天寶下第入學。則自開元而行。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之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神宗時王安石曰。士方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今宜除去聲

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治經術，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彩，乃爲中式，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後復嘆曰：本欲変學究爲秀才，不謂変秀才爲學究。蓋臨士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耳

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限以千字。糊名之制復行于淳化。唐武后時，始令糊名。宋淳化二年，先是胡旦等以先成擢上第，繇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陳靖請糊名考校，以革其獘，于是復糊名。易書之制特立于祥符。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印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命京官校正。廷試不黜起自嘉祐之初。遠方貧士殿試被黜，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三歲一舉定自治平之始。英宗以間歲貢士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自是遂爲常制。唐宋以來，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雖然，有師

且之黜浮則昌齡無所訴其屈王師旦知貢舉時張昌齡王公瑾有文名獨黜之太宗問其故曰文体浮薄恐後輩效之傷陛下雅道**為馮宿之畏勢則劉蕡得以訟其冤**劉蕡對策切直考官馮宿見之嘆服畏宦官不敢取李部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因上書訟冤請以己所授授之**擺夏卿之袖**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物以內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荒陸氏之莊**崔羣知舉帰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或迷五色**李程試日五色賦初出場以示楊於陵於陵覽之謂曰公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擕其賦以謁主文主文嘆賞於陵曰若場中有此賦侍郎為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取程所納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諌之於陵擢為狀元**或薦阿房**崔郾試進

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大學博士吳武陵最後至謂郾日君方爲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爲圜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條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日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四郾未對武陵勃然日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日如教牧果與等

李廸以落韻見收。廸與賈義皆有名場屋祀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廸賦落韻賈論當仁不讓于師以師爲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立異者不可許遂取廸而黜賈廸廷試第一

蘇轍以直言不棄。轍語切直考官欲黜之上日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人第四等

糊名易書法非不良而東坡反遺李廌。李廌以文見知于東坡東坡主試廌不得等東坡作詩送之日與君相從非一日文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歐公誤取劉幾。嘉祐中劉幾驟爲險怪之語歐公惡之會公主文一舉人論日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日此必劉

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時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有一論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蕭稷也。時試堯舜性仁賦。有一舉子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凶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乃劉幾所賦也。公愕然。　是故歷代待士之寬委曲以求璧售。不比有司治民之律。畫一槩守金科。蘇軾之病未愈貢舉特請緩期。齊賢之卷不前。同榜盡賜及第然則科場條貫。不必盡拘。而王文正公。所以投地而不取者良有以也。陳彭年爲翰林學士。詣王文正公。呈科場條貫公投之于地曰。內翰做官幾年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慚而退。○已上事蹟考

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詔天下解額以五百人爲率。會

試取百八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舊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學庸論孟四書四書義皆主朱氏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及永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加以陳澔集說焉初試錄只載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會試始也三年鄉試四年會試至十七年始復鄉試十八年始復會試然皆未錄文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無額宣德改元始鎸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

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卷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量增之而會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鎸定比舊額稍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皆開科不拘額数至景泰四年以天下人才彌盛加增定馬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爲定制矣邇來士子專攻章句於子史時務略不經心二場三場殆成

虛設雖初場或習而一經之外皆如面墻以是掄魁所得不盡碩士今欲得人當倣朱晦翁分年之法如子年午年以易詩書爲主而禮記春秋次之專一經者仍試經義四道通二經則每經二道通三經則本經二道兼經各一道通四經五經則每經一道主司於各經題目必指其緊要者標出以爲兼試之題卯年酉年則以禮記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通兼經義一如子午之例凡是年所主之經必寬其名數所次之經則必擇其精通者取之諸史時務爲儒者所當習而不可廢者則不

咨分門詩賦雖云無用然葩騷之作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出三場中似宜添入一賦去二判而增一詩試者必三場勻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當漸出矣已上私評

議誠時務者當衡出矣。已上孔策

一詩義者必三場分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適登

進之士。必欲從是出三場中以宜添入一賦表二判而論

齊分詳。詩賦雖云無用。然而騷人作者亦足以見志而將

氏族

左傳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也其旁支別出則各自爲氏歐陽脩曰人而不知其姓氏之所有出則漁若鳧雁矣

呂伯恭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

以先世之謚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枝分派别于途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雜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于叔同出于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于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邪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于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絶無而僅有至于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

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亦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元城之王邪宜春之王邪邱城之王邪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陶唐之劉邪奉春之劉邪元海之劉邪其能明辨而不惑者鮮矣氏之馬者未必能辨其馬服之馬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衞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繇譜牒之明與廢而已以是知譜牒不可不講也　巳上集羣書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家必有宗其後支庶各

別爲氏。有以所封之國爲氏者。若韓若魏若呂若閻之類是也。晉穆侯封少子成師于韓其後爲韓氏。晉獻公封畢萬于魏其後爲魏氏。太公望本姓姜封于呂故曰呂尚。武王封太伯曾孫于閻其後爲閻氏。又文王封子冉叔于沈其後爲沈氏。有以所食之邑爲氏者。若蕭若苗若楊若婁之類是也。宋太公食于蕭其後爲蕭氏。楚賁皇食于苗其後爲苗氏。晉叔向食于楊爲楊氏。杞之後食于婁爲婁氏。宋公子暇食諸爲諸氏。越之後食于歐由之陽爲歐陽氏。有以字爲氏者。戴武宣穆也。有以官爲氏者。司寇司馬倉氏庫氏也。漢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爲氏。陳伯袁之後爲袁氏。齊公子高之後爲高氏。此則以名爲氏也。又衛公子惠孫之後爲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爲樂老氏。魯司寇牛父之後爲牛氏。曾閔子騫之後爲騫氏。

子生于李下而爲李。趙奢善于馭馬而爲馬。此則以物爲氏也。馬援其先趙奢爲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賜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氏也巫氏匠陶以事氏也田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呼爲車丞相而後遂爲車氏展禽家有柳樹身有惠德號柳下惠。而後遂爲柳氏。因事而改者也敬之爲文。籍之爲席避諱而改者也文游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宋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氏從苟非苟也从攴。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唐席豫席出安定其先姓籍。避項羽名。改席氏。又賀姓本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

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賀氏疎之爲東棗之爲棘避難而改者也束皙本疎廣之後曾祖避難去疋爲東棗據避仇改爲棘慕伍負而改爲貪惡危氏而改爲元此則以好惡而亂宗也負半千本姓劉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後奔魏自比伍負因姓負氏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改爲元陸羽以易筮得姓民儀以字讖改民此則以私意而誣祖也陸羽不知所生有僧得之木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日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因以陸爲氏羽爲名而字以鴻漸民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日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民徐衆評日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令離拆文字橫生忌諱是誣祖也邾子之後去邑而爲朱氏邦叔之後去邑而爲于氏此以字而訛也夏啓封支子于莘而後爲辛氏武王封虢

叔于西虢而後爲郭氏。此以音而訛也。異姓相冒者如宴敬之爲劉，徐勣之爲李，張孟爲灌嬰舍人而冒灌氏，李元亮爲駱奉先養息而冒駱氏，是也。同姓相冒者如趙彥昭之與巫通譜，唐中宗時有趙巫，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姑力也。郭崇韜之遠拜汾陽，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家世雁門，豈其枝派邪。崇韜日因遭亂亾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後又拜汾陽之墓。或尊義甫爲父兄，李義甫已之，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既貴，晉州丞削去。或呼羅隱爲叔父，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有詩名，威遣使路遺，自敘宗姪。是也。若桑維翰

狄青者其卓爾之見者也已上事蹟考

姓氏之不明譜學之不講也欲明譜學尤以宗法爲先

按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夫始封之君其嫡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稱諸侯故自爲大夫之祖是別子爲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而下嫡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嫡子服屬

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嫡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大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程子所謂管攝人心穆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此其爲法甚美朱子謂漢人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意尙有在今　朝廷宜立爲定制令爲譜牒定其系世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

者世世相承以爲大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遞分爲繼
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使各主其祭如此則上祀祖禰
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于朝廷不無
所益今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通譜以比
附于上孤寒掘起者數世前已不知其所自出何以厚
宗族而敦風化係人心而修禮教哉已上私評

兵制

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又六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書曰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亢倉子曰有以飲藥而斃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發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三畧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

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蘇軾曰兵有三弊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蓋兼有其弊也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湟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矣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乘故曰丘朱）

積六鄉爲千乘而餘卒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卒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爲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通算之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竭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節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

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戍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洛邑繇洛戍申許甫乃未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非伐由我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晋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文林雜集論客兵之苦曰客食不納寄椿不敷誰其食

之葦簾蔽寓糖缶代炊誰其飽之孤旅幽羈銜怨飲恨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乎不可遏矣

李白論南北所長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蓊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陳同甫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鉅鹿之戰今浙左之兵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之兵是也越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

也。東甌土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
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已上集
羣書

按黄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周人因井田而出軍賦。小司徒爲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然此伍兩卒旅師軍。皆本於比閭族黨州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然只言其可任者如此。若盡用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以杜氏法積筭。千乘之國。當有戎馬四千四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人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循天下六鄉六遂。迭用之耳。遂乃鄉之副也。其實五百乘而已。士卒七家賦一兵。孫子

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疲于道路。因鄉士而
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也。
命軍將。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
爲旅。旅帥皆下大夫。五十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選擇
有時。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郡牧五載大簡車徒。練習有節。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
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
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令。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人爲軌。
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
隸焉。國子高子將其二。大略依周。變從輕便。晉作州兵而置三行。晉惠公作州兵。五黨
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但周禮以鄉大夫治之。今易以州長管人

既必督察易精文公作三行以禦狄夫國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其實為六軍清原之蒐去三行更為上下新軍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卿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十人猶三行也至鞌之戰郤克請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魯自宣公稅畝用什二之征及成公謀伐齊作丘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司馬法之舊矣魏用武卒以嬋民命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帶劍日中趍百里至于秦人兵令益階商鞅變法尊尚軍功民年二十三以上即調從軍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獲一首賜爵一級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故其銳士獨強于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天下兵器鑄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

解而秦亦族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民以丁而不以田。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卒。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則守衞王宮。衞尉主之。北軍則巡徼京師。中尉主之。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羽檄。而南北二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

郡國番上于南軍。三輔番上于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

武帝更太尉為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兵而生變。于是分北軍為八尉。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于光祿勳增期門羽林之兵。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亦軍士之子孫也。蓋自是有

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符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漢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民多出錢于官。買復其身。調發之士益鮮于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先是時。歲及立秋則郡國必嚴都試之法。光武徒見西漢秋試。或以為患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謀光武皆因秋試日。勒軍誅長吏起兵遂罷都試之法凡有征伐皆籍京兵。或遣將出擊或發兵留屯南北軍無復禁衛之職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至是又變為遠征。此漢兵之三變也安帝募民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衛之兵亦卑弱矣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

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于是有折衝果毅之目。唐志言分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爲大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作原十六衛謂蓄養戎臣外府閒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又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而折衝都尉並遙制于諸衛乃是內任官故官志係之于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下隸于諸衛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領兵則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爲善。又唐在二千里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而府之置兵有三等。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衛之領兵有多寡。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番休有時。常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兵征調有法。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

符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
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行
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
于朝兵散于野無擁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為近古高
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
之役則天以後府兵寖隳衛士亾匿府兵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
足以避其役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彍騎六軍皆市人而方
鎮之勢盛矣呂東萊曰太宗分天下為十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
重鎮而都督之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出
此方鎮已兆之形及張說募彍騎李林甫停上下魚書
內兵耗弱而外兵疆盛藩鎮之禍典矣今為唐兵三變
之說者謂府兵變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為藩鎮特未

之考鎮兵既盛天子亦增置禁軍于京師以自衛而神策尊以宦官掌之耳初高祖定天下罷兵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腴田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于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置馬射者爲百騎武后改曰千騎肅宗又改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末年禁兵寖耗祿山反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總曰北衙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領陜州中使魚朝恩監其軍代宗避土蕃幸陜魚朝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遂爲天子禁軍勢居北軍右自後或廢或興大率兵柄在宦官而固勢日替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此燕兵之三變也

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最爲

臨政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鎭之兵亦皆戍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諸州之鎭兵也太祖選州兵壯勇者送京師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籍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麟州有義勇之類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兵籍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衛其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疲于養兵而困勢終于不振毋乃諸郡撤備之過乎　國初設五軍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親軍諸衛皆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

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則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所。一百一十二名爲百戶所。兵皆土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政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者矣。　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城。歲校月練。令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

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爲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寖以衰正統己巳之變敵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兵政變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乃爲宿衛守衛之用也嘉靖有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督臣其制亦可

謂備矣。已上事蹟考

兵法

周禮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攻其地謂之責。入其地。爲之伐。出其君。謂之擅。削其地謂之削。兵加其境謂之侵。討治其罪謂之正。討其君謂之殄。塞之使不得與鄰国交通。謂之杜。絕其国謂之滅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孫子曰。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法之變。不可先傳也。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又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又曰：非譎奇無以破奸，非陰謀無以成功。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踞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

友正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木戰之道也馬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乗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子輩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抑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已上集羣書

黄帝著陰符經其臣風后著握奇經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晉馬隆續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多所發明蓋兵家之祖也六韜三畧古傳以爲太公之書六韜者文韜武韜龍韜豹韜虎韜犬韜也三畧上畧中畧下畧也按

六韜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又其間誤為武王與太公問荅者詞多鄙俚其書言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事固當從于孫子葉氏謂為孫子義疏論將有十過近于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三畧即黃石公所授子房者邸非鷹揚翁所作亦其遺法元豐中乃以合于孫子。司馬遷稱孫子十三篇班固志藝文乃言孫武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子亦僅六篇耳註孫子曰魏武杜牧以下凡數十家吳子。三卷料敵治兵論將神化勵士凡六篇尉繚子。論兵士刑法直稱梁惠王問意魏八張橫渠少年曾註之司馬兵法。齊威士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稱其文閎闊深遠李衛公問對。唐李靖對太示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于杜氏通典今問對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僞作名為武經七書。

而其家之說益以長矣以其陣法言之自黃帝之五陣

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而五行之理明自太公之三陣天陣謂星虛孤宿地陣謂山川向背人陣謂編伍彌縫而三才之道著孫吳有常山蛇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應武侯有八陣圖之制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陣則方圓牝牡衝直方宜車輪鴈行也吳越八陣則有曲直銳圓車箱車𨍏鵞鸛衝陣之異孔明八陣則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殊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李靖有六花陣之號有兩廂兩虞侯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當是成六花而將居中其後又以大黑大赤青蛇白雲居子午卯酉而遊奕實居其中謂之十二陣宋裴緒嘗約五花陣為八陣之法是皆互相祖述而特變其名也至于九地之術自戰其地謂之散地入敵之地不深謂之輕地彼此皆利其地謂之爭地彼此皆可以來謂之

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得天下之深者謂之衢地入敵之深背城邑之多者謂之重地山川險阻川澤难行謂之險地所繇入者隘所從帰者迂謂之圍地疾戰則生不疾戰則亾謂之死地五愼理備果戒約五危必死必生忿疾廉潔愛民三道正兵奇兵伏兵三急擇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三官鼓金旗四輕地馬車人三術形勢情四機氣地力事與夫五教整兵習戰趨食嚴令就行五習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五教形色之旗號令之數進退之度長短之制賞罰之信九變之法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繇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皆載于孫子而十勝必走必懼必敗必饑必亂必克可擒可擄九敗之說敗地圍地死地沒地竭地艱地困地患地隅地則起于太公莫非行師制敵之術而兵家所不可廢者也後世善用其法者有增

竈以示其強。(虞詡)有減竈以示其弱。(孫臏)強弱之機異也有築營固壘以守其攻。(張仁愿)有塞井夷竈以攻其守。(晉郤陵之)戰攻守之機異也有伐國必六十萬。(王翦)有擒虜止用三千。(李靖)用多用少勢不同也。有七擒七縱以示捍酋有拔幟囊沙以破勍敵。(上諸葛亮下韓信)用奇用正勢相反也。有堅臥不動以阻敵氣。(吳漢)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薛仁貴)或持重或挑戰相其機耳。有破先零。必待于屯田。(趙充國)有破莎車。不俟于再舉。(馮奉世)或持久或示速隨其勢耳。用兵之道可不審哉。已上事蹟考